

以失败告终。

多年后溥仪好奇地问鹿钟麟,当年逼宫时,景山顶上真的架有大炮吗?

巧的是,溥仪特赦后竟又恰遇被逐出宫时为他开车的司机。

拾壹 潜往天津 143

溥仪出宫之后,暂赴醇亲王府栖身,继而潜往日本公使馆避风。

胡适第三次看望溥仪,而溥仪又如何“深度”评论胡适?

在岳父荣源介绍下,溥仪秘密去曹家花园夜见张作霖。

不料,日本驻津总领事有田八郎第二天即会见溥仪,威胁说,如果“陛下”继续我行我素,日本人无法再尽保护之责。溥仪害怕之极。

拾贰 三十年后才破解的水果筐炸弹之谜 155

溥仪始终有一谜未解。即静园发生的三宗突发事件,为什么恰巧都是侍卫祁继忠亲自来报告的?

溥仪身边的郑孝胥、罗振玉以及荣源和润良父子,经常出入“三野”日本特务机关。而贴身侍卫祁继忠不露声色,又与婉容私通,溥仪却不敢枪毙他。

第三卷 165

拾叁 潜离天津 167

秘密潜离天津前一天,溥仪精心布置了“迷魂阵”。

头戴礼帽,身披日式黑风衣的溥仪,竟被软禁汤岗子“对翠阁”整整七天。

在旅顺,郑孝胥父子一软一硬胁迫溥仪,在幕后与日本人达成了什么交易?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对溥仪的真实心态,居然了如指掌。

最终提出并确定溥仪为“执政”的究竟是谁?

拾肆 出任伪满傀儡“执政” 185

日本关东军恐吓溥伟,吓破“小恭王”的皇帝梦。

溥仪根本不知,日本关东军对于伪满洲国的“元首”事先作了“三个预案”。

溥仪就任“执政”前,就与日本人签订了卖国求荣的“秘密协议”——却在《我的前半生》中撒了谎。

拾伍 解密日本人的《绝密会见录》 195

身处险境的溥仪,真假虚实,令无数人雾里看花,一时真伪难辨。

在伪满期间如实记载溥仪行止的《绝密会见录》,五十年后“现身”日本,竟在细微之处道破天机。

密藏起如此珍贵的历史记录者,到底何许人也?

拾陆 伪满洲国无形的刀光剑影 209

溥仪哪知,第一次访日却潜藏着直到他死后亦未获悉的咄咄杀机!

若说起溥仪,不能不首先提到慈禧太后。因为溥仪是被慈禧立为皇帝的。换句话说,没有慈禧,溥仪不可能成为“宣统皇帝”。

为什么?究其根本,溥仪只不过是慈禧太后的大戏落幕之际的棋局中,所布的最后的一颗棋子——也就是第四颗棋子。

慈禧的三方面压力和她的四招棋

晚清末年,朝廷从上到下腐败透顶。到了光绪朝,更是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这种情形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面临着国内外三方面的主要压力。

第一是来自外国侵略者的威胁。譬如立“皇储”一事,凡外国人不同意的,都不会成功。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就是一个明显例子。为此,她曾出面宴请外国公使。没想到,那时的老外挺“牛”,竟来了个集体罢宴,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外国人对中国朝政的干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是宫廷内外矛盾重重。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对慈禧太后形成致命威胁,胎死腹中的“戊戌变法”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事实上,慈禧想废掉光绪的念头一直未曾打消过,只是外国人不答应,她便也没敢“冒海外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

更让慈禧心惊肉跳的是,此时国内革命风暴可谓异军突起,民众要求“立宪”的呼声此起彼伏,连带引发一系列铁路、矿山运动,全国上下已渐成燎原之势。

第三是袁世凯为首的军界实权派勾结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时刻危及已经腐败透顶且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

众所周知,庆亲王奕劻主持对外“议和”,签订《辛丑条约》,为慈禧解了一时危难。由此,在光绪十九年入主军机,当礼王告退后,他便一跃而成为领銜军机,其子载振出任商部尚书。

此时,全国的军事和经济运转,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奕劻父子手里。他既号称“八国后台”,又和袁世凯暗中勾结,妄图以此左右慈禧太后。

亲姐俩，为何同时嫁给了光绪当妃子？

真正的内幕是，大太监李莲英用两个妃子换了一个皇后。据爷爷对那根正亲口回忆说，由珍妃和瑾妃的娘家人——哥哥志錡出面运作，花了大笔银子，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首领李莲英，起初为的是能让珍妃当上光绪皇帝的皇后。

珍妃是礼部侍郎长叙之女，镶红旗人，属他他拉氏。光绪十五年被选进宫时，她年仅十三岁，瑾妃十五岁。论起来，在皇亲国戚的眼里，珍妃确实最具备条件当皇后——年轻又漂亮、聪明、能歌善舞、识文断字，几乎都占全了。另一方面

李莲英收了珍妃家贿赂的巨款，已私下应允通过运作让珍妃当上皇后。

哪知，慈禧太后内心早就铁定让自己的侄女静芬当皇后，任何人都都不可能逆转。

这样一来，李莲英从中坐了蜡，只能在选妃过程中做些手脚，不然，无法对珍妃家里交代。对于慈禧太后来讲，只要自己的侄女选上皇后，谁当妃子都关系不大。

当时光绪皇帝选妃要经过层层“海选”，珍妃在最后的三十一人竞争中脱颖而出，只因为她实在太出众了。据记载，光绪十四年九月，最终的角逐在储秀宫内的体和殿举行。

杀人“决赛”的候选



《故宫周刊·珍妃专号》。由老太监唐冠卿回忆珍妃被选入宫及身亡的过程。是第一份相对原始的资料（由本书作者收藏）

另外，韞稣还听说一个世人罕知的细节——慈禧最后下令连树根都刨掉，为冲风水，她居然在下面撒了一泡尿，唯恐它再生根发芽。光绪皇帝束手无策，大哭一场。

以上这两则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是韞稣的祖母刘佳氏睡午觉时讲给她听的。这至少反映了醇王府的众人对慈禧太后内心的仇视心态。而正是这种仇视，逼得慈禧太后绞尽脑汁，终于琢磨出“化敌为友”的第三招妙棋。

慈禧这第三招棋是，让心腹重臣兼情人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嫁给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力图化解醇亲王府上下对荣禄包括她自己的仇视。同时，近身监控并牵制醇亲王。

若按照老北京话说，这叫“一星管二”。

第三招棋：让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嫁给光绪的弟弟载沣

本来溥仪的祖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第七子，并非皇后所亲生，而是庄顺皇贵妃——乌雅氏所生。

奕譞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先后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①，却只活了一个——光绪皇帝。第一侧福晋颜札氏和第三侧福晋李佳氏则没有生子。

据说，由于慈禧的妹妹在世时，素与慈禧性格不和，俩人之间短不了发生口角，于是，慈禧便从宫内挑选了一个亲近的姓叶赫的本来漂亮宫女——叶赫颜札氏，赐婚给溥仪的祖父奕譞，下嫁醇亲王府，成为奕譞的第一侧福晋。

显而易见，这是别有用意的。此后，慈禧时常召叶赫颜札氏回宫，汇报其胞妹婉贞和奕譞的所有情况，事无巨细，以利用她来监视醇亲王府。谁知，颜札氏为人善良圆滑，跟奕譞和叶赫那拉·婉贞以及醇亲王府上下无不相处和睦，人缘颇好。

尽管连溥仪的嫡生祖母刘佳氏都对颜札氏称赞有加，但在宫廷与醇亲王府之间复杂的关系之下，颜札氏始终郁郁寡欢，并未得享高寿便早早逝去了^②。

① 叶赫那拉·婉贞生下的这个女儿，据说六岁时被慈禧指婚下嫁蒙古科尔沁郡王、御前大臣僧格林沁的孙子，第二年意外夭亡。

②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书作者到溥仪的二妹韞稣家做客，见客厅南墙新挂上了一幅书法，落款是颜仪民。韞稣遂介绍，刚才颜仪民先生刚走，这是他赠送的一幅书法作品。她还说，颜仪民先生就是她祖父奕譞的第一侧福晋叶赫颜札氏的娘家人，知晓不少宫内轶事，时常在皇族之间走动，还撰写过电影剧本《大太监李莲英》。

鲜灵灵的水仙花。

那只康熙粉彩大果盘里，经常摆放着宫内老太妃赏赐的各种水果。祖母在果盘里垫着一个软绣垫儿，时常让幼小的溥仪静静地坐在里边，逗着玩耍，直到被抱进宫之前。

说来也怪，幼小的溥仪每逢哭闹时，只要被放进这只硕大的果盘里，就会变得眉开眼笑，显得异常高兴。

老祖母总爱经常坐在粉彩大果盘旁边，微笑着望着溥仪，仿佛是一种安慰。

溥仪两岁零九个月^①，被慈禧太后颁下懿旨，从醇亲王府的康熙粉彩大果盘里抱走进宫。祖母多次回忆说，溥仪临走时，始终大哭不止，仍然离不开奶妈王焦氏。

直到溥仪进宫之后许久，这只康熙粉彩大果盘依然放在祖母卧室不让人擅动。祖母时常反复叨念起，当年溥仪在大果盘里玩耍的有趣情形。

据说，老祖母对溥仪格外心重，眼瞧心爱的孙子被慈禧太后下旨抱走，哭得背过了气，当时就昏了过去。这对于年老体弱的老人来说，不啻莫大刺激。从此，老祖母的情绪、健康每况愈下，天长日久竟患上了精神病。

溥仪刚进宫时，每到晚上，总是不依不饶地寻找醇王府的乳母，直到被王焦氏重新抱在怀里才停止哭闹。因为溥仪自幼很听从乳母的话，每当他淘气时，乳母过去一说，就马上见效。

提起清末宫内替皇子选乳母这件事，倒值得多说几句。

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述的，如身体健壮和外貌端正等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乳汁的质量。实际上，这在宫中有固定的检验方法，主要是把乳液挤在瓷盘中，在阳光下晾晒。经晾晒呈现血色或成渣而有腥臭异味的，都要统统被淘汰。唯有晾干以后，仅留下洁白如脂的乳液，才能入选成为皇帝的乳母。

自然，在醇王府内最初选择溥仪的乳母时，条件也大概如此。

为什么溥仪当上皇帝，醇亲王府上下之人反而痛哭不止？皆因一家人目睹光绪皇帝的悲惨下场，联想到慈禧的狠毒，因此溥仪尚未进宫便似乎看到了将来的下场。再者，老祖母刘佳氏唯恐孙子送进宫内，从此再也见不到这个可爱的孩子了。

① 溥仪于1906年2月7日，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午时，出生在醇亲王府。1908年11月13日，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之间），溥仪从醇亲王府被抱进宫内，算来整整两岁零九个月。

溥仪在“三哭”中登基

溥仪进宫后，曾经三次被吓得大哭不止。

第一次大哭，是溥仪见到慈禧太后时（慈禧去世前一天），蓦然看到许多陌生人围在身旁，又看到一个消瘦的老太太，立时被吓哭了。《我的前半生》初稿当中，描写了一个细节——溥仪由于初次见到慈禧，在一阵大哭当中，甩掉了糖葫芦，拼命喊叫着：“要嬷嬷，嬷嬷……”

这几声喊叫不要紧，外边可就传开了，说溥仪哭着要找一个叫毛毛的小孩儿，而且添枝加叶地说，叫毛毛的这个小孩儿，是溥仪在醇王府经常陪他玩儿的，所以才这么哭喊。

第二次大哭，是在太和殿举行的登基大典上。溥仪的二妹韞稣不止一次听祖母说起，溥仪登基时，大哭不止，一直哭闹着要回家。因此急得摄政王载沣满头大汗，只得好言哄溥仪说：“别哭了，快完了，快完了……”^①

甬说在场的朝廷大臣，连醇王府的众人，事后也纷纷议论说：“这多不吉利呀……”

果然，宣统三年，溥仪就从皇帝的宝座上退了位^②。

第三次大哭，是在慈禧太后出殡那一天。那一天，当时许多王公大臣和太监，簇拥着小皇帝——溥仪在灵前磕头。

这里有一个细节，据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他的师傅——老太监守候在灵柩前，打头的太监首领，按照宫中规矩，拖着长腔，大喊一声：“举哀——”^③接着，太监首领连拍三下巴掌，顿时宫内哭声震天。

这时，溥仪又被惊吓得大哭不止。人们议论说，上次是不该哭而哭，这次是当哭而哭。

可以说，溥仪在“三哭”中登基，承继了清朝大统。

① 据溥仪的二妹韞稣回忆，载沣生前曾对她说，当时自己哄溥仪时说的是“快好了，快好了……”存兹待考。

② 根据本书作者所收藏的原版《光宣小纪》，光绪朝进士金梁先生在此书中作了另一种记载：“宣统登极，余未在京。有人赴太和殿观礼。见摄政王拥上座，上泣啼不止。左右颇惶窘。王招近侍进一物，上玩弄，始止哭。众既讶为不祥，而又疑，不知所进何物。私问之，则庙会所售玩物，曰‘虎小儿’者也。相传德宗即位时，亦久泣。近侍奉以白棉一撮，即持玩，泣止。德宗一生受人欺弄如棉。而性复乐此。殆亦数吁。”

③ 举哀，即宫内举办丧事的规矩。领者一声举哀之后，然后拍三下巴掌，在场者都要“哭丧”。

据说,宫内的人们纷纷议论,慈禧太后死后,隆裕太后没有任何作为,只是留下了“三哭”的笑话而已。

此时,隆裕太后慌了神,因朝廷没有军饷,迫不得已而掏出宫内的存款——“内帑”之后,痛哭流涕。这算是第一哭。

这里须交代一下,慈禧太后死后,宫内究竟遗留下多少白银和黄金——也就是“内帑”呢?

据记载,庚子年,慈禧太后尚在宁寿宫大殿存放白银六百万两,西逃之前移至储秀宫大殿,幸而未遭到损失。返回京城后,慈禧修葺仪銮殿海宴堂,耗去二百万两。慈禧殡天时,尚余四百万两白银。至于宫中所存黄金,除慈禧殡天时打造金塔用去一万两,尚余三十六万两。以上全部被隆裕太后承受。

此后,隆裕太后修建延禧宫的水座铁楼,用去一半白银。武昌起义后,袁世凯逼其迅速补充军费。隆裕太后在无奈之余,命司房将黄金分为二十二万两以及十四万两这两笔账。在袁世凯逼迫下,隆裕太后不得已先交出二十二万两黄金劳军。后又交出所余下的黄金,悉数被袁世凯充做“筹安会”的经费。

第二哭,是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为商讨“宣统皇帝逊位”问题,在王公大臣的御前会议上,隆裕皇太后没了主意,又大哭一场。

第三哭,是隆裕太后在“宣统逊位诏书”上盖章时,又号啕大哭不止。

似乎值得一提的是,在满清遗老中,也有一位著名的陪哭者,那就是以“保皇”出名的陕甘总督升允。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带领手下人马“勤王”,军队一路开到了陕西。

恰巧,此时宣统皇帝的“逊位诏书”也到了。于是,升允长跪在“诏书”面前,大哭一场,遂忿忿离开了统辖的军队。

此人最后在天津过起日本租界的寓公生活,直到病死。此是后话了。

两笔黑幕交易,助推袁世凯皇帝梦

这里回过头来,再披露一个历史细节。

当南方革命军向北方推进时,清廷急电袁世凯出山,他却托脚疾力辞。庆亲王奕劻只得让其子载振出面再三恳请袁世凯返回京城。

据说,袁世凯私下跟奕劻密谋时,哄骗他说:第一,设法让溥仪退位,由你办这事。第二是,由载振即位皇帝,这由我来办。

特殊保护措施才被取消。

起初,溥仪并不知道内中隐情,直到熟悉了庄士敦之后,聊天中偶然谈起此事时,遂放声大笑:“我压根就不信,你能吃了我的心肝!哈哈……”

在帝师中,溥仪起初最信奉的是陈宝琛,此人堪称“皇帝”的智囊,不遗余力地主张复辟“大清”。他是福建人,身边跟随的也总是“福建帮”一群人,包括后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亦是他荐举而来的。

其中,梁鼎芬国学底子扎实,但同样只知一味向溥仪灌输“复辟”思想。

据溥仪的师傅朱益藩之子朱銮鋆告诉笔者,他父亲由于颇通医术,经常深夜被溥仪召进宫探讨医术。溥仪还喜欢亲笔乱开药方,太医院从来不敢让他吃。朱銮鋆还告诉我,他父亲时常在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之后,就打着灯笼步行进东华门,去给“圣上”看病。

伊克坦是满族人,脾气暴躁,后来因多病,越发精神不正常,时常以陈宝琛为“假想敌”,在毓庆宫前院的休息室里,两人大多为一些小事儿拍桌子大吵。不久,竟然听不到他的喊叫声了,溥仪一打听,原来伊克坦果真患上了疯癫病。溥仪当即叫上随从去紫禁城外看望帝师。

此时,正值下午两点半,伊克坦刚巧清醒过来,无法说话,只能向溥仪点头示意。溥仪走后当天晚上七点,伊克坦咬断舌根而死^①。满文帝师已逝,从此,溥仪也就不再学习满文了。

笔者询问过溥杰先生,他回忆说,满文老师伊克坦,为人老实。自己在宫里一共没学多少满文,现在还记得一个词,是吃的——“萨其玛”。

一次,溥仪正在毓庆宫读书,忽然走来一群人要求觐见。陈宝琛师傅叮咛他说,这可是握有兵权的张勋,前来请求溥仪登基——复辟。

顿时,溥仪欣喜若狂。

^① 伊克坦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病逝。溥仪赐其谥号“文直”,同时赐太子少保。同时,溥仪唤其一子进宫当差。

不可思议的是,在张勋复辟中,康有为^①和弟子梁启超^②,师生二人各为其主,竟然成了不同营垒的敌人。

据汪曾武和天忤生所著《劫余私志》记载,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梁启超则站在段祺瑞一边,旗帜鲜明地反对复辟。

当张勋复辟第二天,梁启超就急匆匆赶赴段祺瑞的驻地,成了以段祺瑞为总司令的讨逆军“参赞”,即参加了马厂誓师讨逆。应当点明,以讨逆军总司令段祺瑞名义通告全国——讨伐张勋的“通电”,就出自梁启超的大手笔:“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国体之奇变。”

而康有为作为张勋的高级谋士,早就曾明确提出,在政体上“复辟宜行虚君共和”,“不宜恢复大清国号”;在军事行动上,他则明确建议,“徐州兵力三万,宜调一万入京,其余分扼津浦铁路,再调冯麟阁一师入关扼京奉铁路。”

康有为虽一介书生,然而,他的这些策略,显然与小德张的主意不谋而合。

然而,一意孤行的张勋,却没有听从康有为和小德张等人的先见之明。否则,这一页历史将可能改写。

果然不出小德张所料,张勋的大本营在徐州,段祺瑞早已通知徐州附近调走了所有空车皮,连东北等处亦如此。即使张作霖^③想动兵,铁路上也无法运兵。这一招损棋,使张勋完全陷于孤立无援,最终以惨败收场。

张勋复辟有两大标志:一是溥仪重新登基,接受所谓群臣朝拜;二是满京城挂起了杂七杂八的清朝龙旗。

不少遗老遗少又重新在脑后留起了长辫子。据说,连演戏用的长辫子也全都卖光了。这在京城里,遂被老百姓戏称作满街“跑祖宗”。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率三千辫子军北上。随后,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

七月一日,张勋拥戴溥仪正式登基,至七月十二日,溥仪连续发布八道上谕,短短十二天,封了不少官吏。

①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曾任工部主事。曾发动“公车上书”,反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戊戌政变”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遂逃亡国外。辛亥革命后,回国参与“张勋复辟”失败。

② 梁启超,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与康有为一起参与“戊戌变法”。其著作有《饮冰室合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③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人。北洋军奉系首领。曾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号称“东北王”。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中,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七年春,日本参谋次官田中义一^①从日本来到中国,由他陪同周游各省。

离开北京,他们从天津换车第一站就是徐州。饭后,田中与张勋密谈了两个小时。陈文运的父亲与张勋虽是换帖的把兄弟,却不知密谈的任何消息。陈文运试探地问起张勋,结果,张勋只是淡淡地说:“我俩没什么可谈的,闲扯罢了。”

而离开徐州时,旅行小队增加了一人,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军人土肥原^②。表面看来,田中一路根本不谈政治,只是跟湖北督军及东北军阀张作霖密谈了一次。

对此,狡猾的田中义一只字未泄露密谈内容。倒是大老粗张作霖坦诚地向陈文运捅破了天机——

田中对张作霖说,近来日本考虑,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符,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请“宣统”重新出来执政。陈文运大吃一惊,直到四十年之后,他慨然写道:“难怪田中到各省与督军密谈,原来是恢复帝制呀。”

张作霖继而让陈文运转告段祺瑞这些情况。^③

对于日本人参与“张勋复辟”,溥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亦曾提供了罕见的第一手书面佐证:张勋在第二次徐州会议后,经过天津的直隶省长朱家宝找到天津驻屯军少将,由日本军队向“张勋复辟”提供了“赞助”。

由此看来,尔后溥仪降日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亦非偶然,而是日本军界长期阴谋酝酿的结果。

① 田中义一,后曾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日本侵华著名的“田中奏折”,即出自其手。“田中奏折”的侵略主旨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② 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大将,曾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曾任日本驻华特务机构总机关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谙熟中国的政治、历史及风土人情。是参予策划“张勋复辟”、建立伪满洲国以及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历任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第一总军司令,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③ 据陈文运回忆:“田中义一和张作霖秘密谈话之后,张作霖忽然把我找去,也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在座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张作霖开门见山地向我说:‘你知道田中和我谈了些什么?’我因他问得很突然,只有老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张作霖于是放低声音,悄悄向我说:‘……我看日本小鬼一定有一套计划,你回到天津的时候,可以把这种情形,向段(祺瑞)先生谈谈,让他早作准备。’……现在回忆起来,张勋晋京复辟,显然与田中义一的访华,有着密切的联系。”

未颁布的“退位诏书”

确实巧，就在老太妃们听说张勋打胜、跑到钦安殿磕头敬天的第二天，溥仪正式得到“内务府”报告，说张勋一败涂地，逃到荷兰公使馆去了。

直到此时，溥仪才如梦方醒，耷拉下脑袋默不作声了。

那些乌合之众、被赐封的“大臣”，如同树倒猢猻散，纷纷狼狈辞职鼠窜而去。最后只剩下张勋和三朝元老的王士珍以及老师陈宝琛尚未辞职。

溥仪正在沮丧之际，忽然见陈宝琛慌慌张张跑来，要求溥仪赶紧拿出宣统皇帝的玉玺盖印之后，把一纸公文交张勋转张海鹏^①，让他连夜急归东北，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请求其迅速援手，挽救危局。

一般人有所不知，张作霖的女儿嫁给了张勋的儿子，两家是儿女亲家。

而这颗宣统小印玺，照例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匣子虽在溥仪身边，但开匣的钥匙一向归父亲载沣掌管，每次开匣取印，都得由宫中“奏事处”的太监从溥仪这里捧着木匣交载沣开匣盖印，用完仍由载沣亲手锁好，再经“奏事处”太监之手，送回溥仪处保存。

由于手续过于烦琐，陈宝琛断然采取“非常手段”，砸毁了木匣子的锁，在张勋拟订的所谓“谕旨”上盖印，由陈宝琛交到张勋手中去了。谁知，张海鹏一出城就被军队俘虏。整个一个白忙活。

好笑的是，面临失败前夕，张勋焦急万分，召集军官会议时，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来。他带到北京的十个营被人家收买了六个营，只剩下连卫队在内的四个营，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只有一千五百多士兵。

张勋勃然大怒，吩咐参谋长万绳栻找出此前各省督军亲笔签名拥护“宣统复辟”的黄绫子，准备公开向社会披露。万绳栻眼看天下即将大乱，遂推说黄绫子留在天津没带来，以速赴津取回为名趁机溜走了。

其实，张勋的大太太曹瑞琴^②早料到复辟必败。据说在马厂誓师前两天，一位政客胡嗣瑗就已从万绳栻手中以二十万大洋买走了这块签名的黄绫子，亲手交给了冯国璋。

① 当时东北军阀中的张海鹏、冯德麟、汤玉麟等都参加了这次复辟。

② 据说，张勋的妻子曹瑞琴，虽是家庭妇女，却颇有见地，拽其衣裳跪求，以阻止张勋的复辟之梦。对此，张勋勃然大怒，声言：“你如果敢再阻拦，我就枪毙了你！”曹氏自知无法挽回，只得私下派堂侄携三十万银票，前往广州亲赠孙中山，陈述实情，以便为张勋及后辈留一条后路。

庄士敦认为最有意思的信件,他都送给溥仪亲阅。

一天,庄士敦接到一封来自国外的信件,对方自称是前俄国沙皇,如今流亡于美国。在这封长长的来信中,这位前沙皇声称打算建立一个退位皇帝协会,以共同商讨如何复辟皇位的方式。

见内容甚有来头,庄士敦便将此信交给了溥仪。阅读过此信,溥仪显得兴奋起来,欣喜地对洋师傅说:“这封信很有意思啊。如果把所有退位的皇帝集中在一起,再让他们每人都学一种乐器,那就有了各国的特色了。这个协会可以称作一支管弦乐队,当然,这些成员都是过去各国戴过皇冠的君主。”

见溥仪说到此时,庄士敦提出了异想天开的新建议:“我倒认为,用一束束漂亮的牡丹花来替代那些早已经失去的皇冠,倒真是最最有趣的事儿。皇上使用的乐器,可以从乾清宫举行庆典时使用的锣、鼓、磬等这些乐器中挑选出来。”

“这些皇帝联合起来演奏的音乐,也许不太悦耳,但是总的和谐效果,不见得比欧洲音乐会的那种管弦乐队差。”

听到这里,庄士敦又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美妙的构想:“我提议,这个由爱好音乐又头戴牡丹花皇冠的退位皇帝所组成的协会,最好隐居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海岛上,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的政体采用共和制,就要从这些退位的皇帝当中选出一个总统,那就更有趣了。”

溥仪听到这儿,高兴地表示赞同。他和庄士敦都为这个毫无成立可能的荒诞设想,显得兴奋异常。

然而,笑声的背后所昭示的仅是溥仪“逊帝”生活的空虚与乏味,更谈不上真正的人生乐趣。很显然,庄士敦进宫对溥仪最大的影响,就是给他带来了更多虚无缥缈的幻想。

溥仪由一个妈变为四个“妈”

溥仪乃是继承同治兼祧光绪而坐上的皇帝宝座,自然,光绪的皇后隆裕理所应当成了皇太后。自从慈禧太后死后,她就成了溥仪在宫内名义上的唯一母亲。

此外,宫里还有四位妃子,即同治的瑜妃(后称敬懿皇太妃)、珣妃(后称庄和皇太妃)、璫妃(后称荣惠皇太妃)以及光绪皇帝的瑾妃(后称端康皇太妃)。

二妹答最爱吃“梨”犯了忌

谁想，进宫第一天，溥杰和妹妹就懵了——二格格韞稣居然在庄和太妃那儿砸了锅。

进殿之后，庄和太妃为表示亲热，逐个询问兄妹四人喜欢吃什么水果。当庄和太妃见到韞稣时，又笑着问起了她：“韞稣，你的名字挺好，喜欢吃什么水果呀？”

这时，韞稣想也没想，随口说道：“梨，我最爱吃梨了。”

这一下可惹了祸。因为梨与分离的“离”同音，犯了忌讳。庄和主子特别迷信，闻听之后，马上就耷拉下脸。

接下来，三妹韞颖倒是无意中圆了场，赶忙说是喜欢吃柿子，才使太妃的脸色“阴转多云”。

会亲刚结束，韞稣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祖母刘佳氏一把拽进了配殿，急赤白脸地说：“嗨，你真不懂事，怎么说爱吃梨呀？”

听到祖母的训斥，她才顿然知道，宫内的四位太妃无一不是寡妇，绝不能提起这个“离”字，否则会视为不吉利。

当此后韞稣跟溥仪混熟悉时，便向皇上哥哥提起这件好笑的事，溥仪却立马板起脸来，说：“不单单是庄和主子迷信，其他三位老太妃也忌讳挺多。你可要注意啊，以后像‘死’这一类字眼，在宫内更不能说。你知道吗？庄和主子吃‘梨’时，也要切成一牙牙地吃……”

说起来，二格格韞稣见到溥仪那一年，仅六岁，溥仪则比她大五岁，俩人从没见过面。这次，她平生第一次当面亲热地称呼他：“皇上哥哥……”

一位老太监听到她这个称呼，非拦着不让这么叫，说是对皇上“不敬”。溥仪却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非常好玩儿，大咧咧地对老太监说：“甭管她，就让她这么叫吧。”

溥仪说完，一眼瞧见了溥杰，便走过来好奇地询问二弟：“你平常在家玩什么呀？”

“我们有时候在府里玩捉迷藏。”

谁想，溥仪听完这句话，就把杰二弟和三个妹妹领到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了。

韞稣抬眼在殿内看见一把椅子，就走了过去。哪知她刚坐上椅子，屁股底



溥仪等在御花园钦安殿东墙外。左起：溥仪、毓崇妹、润麒、毓颖、婉容、毓祿、毓瑛

下竟然响起了优雅的音乐，原来椅子下安装了一只八音盒。这时，一位太监赶紧走来，对她绷起了脸：“这儿你可不能坐，这是皇上坐的地方。”

溥仪听到后，却根本没当一回事，反而漫不经心地对太监说：“甭管她，就让她坐那儿得了。”

溥仪刚说完，便和溥杰、大格格毓瑛溜出养心殿门，还顺手把殿外的竹雨搭放了下来，殿内顿时变得漆黑一团。

二格格毓祿和三格格毓颖被关在大殿里，吓得大呼小叫。溥仪和杰二弟、大妹毓瑛扒在窗外，偷窥她俩害怕的样子，起哄地叫嚷着：“鬼来啦！……”

直到她俩吓哭之后，溥仪才打开殿门，放两个妹妹跑出养心殿。

毓祿破涕为笑，转而瞧着溥仪顽皮的样子，又觉得特别好笑，对三妹说：“皇上哥哥这个淘气的小孩儿，哪儿像‘皇上’呀？……”

宫里的筷子颇有讲究。有的是两头镶金,有的镶银,也有一头镶着金或银,还有的上边嵌着精致的小锁作为装饰。

就餐前,太监往往发给每人一块方形缎子围嘴儿,一律尖形朝上,挂在胸前,什么颜色都有,深色、浅色、雪青色,唯独没有大红颜色的。

围嘴儿上有一枚金钩,吃饭时要挂在领口,宫里称此为“怀挡”。这便是宫内特有的“御用餐巾”。

如果按照老规矩,热菜之后要依例端上一些甜品,如银耳、莲子羹之类的甜食。这往往是溥仪最喜欢吃的。

就餐结束之前,一般还要上一道道宫廷小吃,像砂仁、冰豆蔻、紫砂冰。需要说明的是,豆蔻外边有一层皮,需要剥皮才能吃。老年人往往爱吃一种装在小银盒里的“枣冰”,上边印有花纹,可以含在嘴里。

每当此时,太监往往用一个个银盒端来一种叫素砂的食品,因没有皮,入口即融,不仅助消化,还能消除嘴里的异味。可以说,这就是逊清宫廷的御制“口香糖”。

接着,太监和宫女还要手捧银质漱口杯依次向客人递上漱口水,刷牙时蘸的是胡盐和纸袋装的牙粉,漱口过后才能撤席。临到最后,太监和宫女还要给众人一一递上“口布”,以用来擦嘴。

午膳之后,他们开始睡午觉,一直躺到三点来钟。起床之后,一行人就又回到太妃的屋里。这时,太监和宫女会按规矩送来果盒,里边盛着干鲜果品、蜜饯、糕点,以及豌豆黄、芸豆糕、荸荠……

在太监提来的果盒里,二格格最爱吃一种用奶皮子裹的宫廷奶卷,里边是芝麻和白糖馅儿,还有一种馅儿里掺些山楂糕,吃起来酸甜可口。据说,这最早是蒙古王府进贡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果盒里的糖葫芦,跟宫外的做法截然不同,是一根牙签蘸一颗水果。种类不少,无一不是精选而来,个儿虽比较小,却一律是匀溜个儿。

比较常见的品种有核桃、山里红、橘子、山药等,这些都是现蘸现吃。另外,果盒里还有一些北京风味小吃,像艾窝窝、驴打滚,不仅好吃,做得也很别致。

在宫里吃来吃去,比来比去,兄妹四人一致公认,数端康太妃所在的景仁宫菜肴品种繁多,味道最正宗。韞稣不止一次对三妹半开玩笑地说:“这才是宫里正宗的‘招牌菜’。”

.....